

# 最后的篾匠

张建新

与同事闲聊时,他说前两天突然想起自己都已五十多岁了,心里大吃一惊,仿佛刚上班那会子还是昨天似的,这么多年就这样糊里糊涂过去了。感叹时间迅猛的同时,当然也免不了回忆一些难忘旧事,结果陷入集体的感叹与哑默。

我比他小几岁,但也马上去要到五十岁这个站了。往昔时光风云流转,同他一样,也会偶尔在我内心掀起一阵阵记忆的浮尘。

对于我这样一个在乡下长大的七零后来说,生活的贫瘠在幼年的心里早就萌生了逃离的渴望,但多年以后,却又怀想那一片天地,也许,那广阔的田野、清澈的河流,以及夜晚满天繁星才是我人生最初的启蒙者和教育者。

农村的生活简单而朴素,农忙季节,大家从清晨天麻麻亮开始,带上一天的饭菜,拎着水瓶来到田地里,整整一天都在田地里忙活,直到暮色四合才回家。农闲时,大家就在家里的男人修整房舍,女人纳鞋底、织毛衣,缝缝补补。

记得穿着母亲那一针一线的千层底布鞋去县城学校读书时,在城里孩子面前,虚荣心作祟,竟然让我感到局促不安,有自卑感,这种虚荣心今天想起来仍令我羞愧不已。那是每家每户女人都必会的手艺,现在已基本不存了。

那时,经常有手艺人上门,比如弹匠、篾匠、头匠等。弹匠来时,有需要打棉絮的家庭就拆下大门的门板,用两条长凳架起来,这便是弹匠的工作台了。那几天,“蹦蹦”弹棉花的声音在村庄里回旋,成为安静村庄的乐曲。女孩陪嫁的棉絮上,用红线绣一个大大的“囍”字,其它的棉絮则绣一个“福”字。头匠则背着一个木箱,里面放着剃头的家伙什,很多人家都是提前把一年剃头的钱付了,他则按时如约来挨家挨户剃头。你只须搬个椅子,坐在门前,他就开始干活了。如果需要刮胡子,还得打一盆热水,他则用刷子在你嘴角周围和下巴上刷上肥皂沫,便掏出锃亮刮胡刀,在挂在椅背上黑得发亮皮条上蹭几下,一会儿就将你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平日里,这些手艺人上门时,如果到了饭点时间,不管家里多穷,好客的主人都会加两个小菜,再差孩子去小卖部买点酒来,留下他们吃顿饭,这都是自然而然的的事。若逢上年关,他们就有口福了,正好杀过年猪,至少,猪下水什么的少不了。

## 卡夫卡的答案

金媛媛

公园里散步,桂香在空气中弥漫。我最爱的这个季节,明净,恬淡,让一切都显得愈发珍贵。

回望来时路,此生多勉强。不忘初心是多么艰难的事,我们为之坚持的东西,在前行中总会不断地被附加。很多个夜晚,我们无法不追问自己,那些曾经想要的,那一直在等待的,究竟在哪里呢?

静止多年的水,你轻轻晃动成冰。这样的重逢令人喜悦,又心生苍凉之感。谁能保证这不是最后一次相见呢?你问起遥远的那次离别或伤害,而我只是淡然地摇头。忧伤该是年轻的事情,忧伤是我们对于痛苦的演习。后来,我们渐渐有了平静的心,如漂过流云的湖水,虽有风起,也不过微澜。后来,我们忘记曾有怨恨和遗憾,任昨日的虚妄,都似烟雨飘散。我不知道人生还会有怎样的因缘际会和悲欢离合,可这跨越了21年光阴的重逢,算不算命运费尽心机的安排?似甜美却又悲凉,似圆满却又落寞。

一切原本有迹可循。一切也只有尝尽甘苦之后,才能坦然自若。所爱的人,所珍视的东西,来去似乎自有天数。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在迷雾中不丢失自己。不自欺,不自怜,不从众,不媚俗,尽可能从容地度过这一生。

像是踩空一脚,梦中突然惊醒,怅然若失。想找一个人说说话,查遍电话通讯录,却总是选不到那个人。没有经历过失眠的,不足以谈孤独。再一次阅读《百年孤独》,像依赖

一剂药。这是一本没有爱情却非常浪漫的书,书中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独特的办法抵抗孤独,辛酸苦涩,却又令人警醒。马尔克斯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那就是孤独。“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返,最疯狂最执著的爱情,也终究是过眼云烟。”细致品味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悲恸,让我知道了自己的悲从何而来。

黄昏时看到锦色夕阳,身处这样清浅的时光,该是心无挂碍。听到一首写给父母的原创歌曲,名叫《给时间一把椅子》。他写到:“若又雨落,别说挂念我,晚来的风容易让我不知所措。若走远了,请记得大声呼喊我,我永远记得你是哪盏灯火。”

加完班去妹妹家接儿子,电话中跟妹妹约好,她从家里出发,带着两个孩子在半路跟我会合。很累,还是拐道去水果店买了两个孩子爱吃的水果,想着快要见到的三个人,嘴角不禁上扬。那是我放在心中最柔软角落的三个人。

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曾以为自己的内心已足够强大。可孩子一晃就长大了,这让我满心恐惧地意识到时光飞逝,就像白驹过隙。我开始怕,怕失去,怕分离,怕猝不及防的人生无常。

下雨,降温。窗台上一只斑鸠站在花盆边沿躲雨,我担心它是否有一个温暖的巢,它却是坦然笃定的样子,一边快乐地鸣叫一边梳理被雨水打湿的羽毛。不远处的菜地里有单腿站立的稻草人,这让我伤感,仿佛那是一个举目无亲的流浪儿。很想用稻草再做一个,陪在

食产量并没有增产。然而,给今天的机械化操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抚今追昔,我常常在记忆里极力搜寻昔日的麻塘冲。那里曾经是阡陌纵横,沧海桑田。汤屋,舒屋,老林头,郑家代屋,方家陈屋四个屋场的田地穿插其间。四斗丘,鞋底丘,神树田,三角丘,葫芦田……这些具有方言语色彩的田名早已写在我记忆的深处。

不仅如此,甚至梦中无数次来到童年摸蟹子和捉泥鳅的堰沟旁。

麻塘冲在没有平整前中间有一道堰沟。从麻嘎塘起,蜿蜒而下,流向泊湖。晴天堰沟里流水淙淙,一旦下雨天,周围山包上流下的洪水冲入堰沟,流水漫过堰坝。从南到北,洪水的村民到田间劳作,靠踩着几块石墩过堰沟。我们小孩踩在石墩上,腿脚发颤,连石墩都不由

## 副刊

疾呼,直到那人过来,才带他走出田畈。他说这是乡间传说的被引路神捉弄了。这引路神不伤人不害人,只是喜欢和你玩耍,大约属于调皮鬼罢,这些神奇的乡野故事常常让我惊讶得合不拢嘴。

我们曾骑着自行车去过永红乡下的家,一路上是布满了车辙的上坡下坡的窄窄山路,路两边茅草丛生,永红的家就在其中一个山坳里,两层楼,一个大院子。在那个时候,能拥有这么一座房子算是很不错的,也是永红一家人辛苦劳作所得。除了农忙时他们要回来干田地里的活,其它时间都在竹器店里忙活,所以,这里大多数时间基本空着。我曾和永红说,哪天回来时,我们去他家老屋看看,他说那个房子基本荒废,接近于坍塌了。那个年代,老一辈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努力在家乡造一座像样的房子。

永红上大学后,我没事也去竹器店里玩,坐在老徐头身边和他闲聊,看着那些篾丝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中跳舞。我曾想要老徐头给我编一个鱼篓,但终究是没好意思开口。一根粗壮的毛竹从坚硬到柔软,大概也类似于一个人慢慢经历从年轻到年老的过程罢。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手艺人都是民间艺术家,师傅授徒时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木工,要会雕刻,比如漆匠,要会书法和画画。他们求精求美的态度和匠人精神因一代代的严格要求传承着。

曾经看过一个视频,介绍的是浙江某个竹艺厂,从红火一时到现在濒临倒闭,为了挽留这一即将消失的手艺,几个人苦苦撑着,并拓展业务模式,开发了传授业余爱好者竹艺技术这项业务,勉强支撑。尽管如此,但事实上,民间手艺人的确已是凤毛麟角了,所以,产生了非遗传承人这样一个词。

一门手艺养活一个家庭,在八、九十年代是常见的事,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传统手工艺都慢慢走向了衰落。处在这一过程的老徐头心中感受最深,也应是倍感生存的压力,但他从没有表露出来,依旧是每次都笑呵呵地面对我们。

时间一天天过去,那年夏天,天刚麻麻亮,大约清晨5点多,我单身宿舍的小窗被敲响,拉开窗帘一看,是永红。他双眼通红,头发凌乱,疲惫而悲伤,他说,父亲走了,他到县城冻库去买冰块。我一时愣住了,找不到话来安慰他。直到现在,那个骑着加重自行车,驮着沉重冰块穿行十几里崎岖山路回家的悲怆身影仍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

那时,永红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他回到浙江继续工作。每天上下班经过竹器店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这间披屋。有一天,我的目光落空了,竹器店被拆除了,当年我们欢声笑语的地方已成为一片废墟。

老徐头走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篾匠,在我的心中,他就是小城最后的篾匠。

它身边。

在《卡夫卡传》里,记录了一个如奇迹般相遇的故事:卡夫卡和旅行娃娃。1923年,40岁的卡夫卡常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在长椅上晒晒太阳,日子平淡无奇。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因弄丢了布娃娃而哭泣的小女孩,心碎的滋味在那么小的年纪里是多么具体。而大作家呢,当然不能让一个小女孩独自哭泣,他告诉小女孩,她的布娃娃只是旅行去了。第二天,天气温暖 and 煦,在公园的长椅上,卡夫卡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娃娃邮递员。他小心翼翼地摊开



初冬 韩岳武 摄

## 麻塘冲

方武

自主地晃动起来。年轻时的母亲,身板硬朗,挑起两箩筐稻子,走在石墩上,稳稳当当,脚踏石墩,节奏协调,稳如轻燕。

那时候读书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一到农忙,学校就放“忙假”,帮助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看看牛,背背稻草,农家还是求之不得的。搞集体的时候,有专门耕田的农人,这是技术活,他们中午回家吃饭要专门安排别人看牛,那些看牛活自然落到小孩身上。

麻塘冲是我们几代人流血流汗的地方。“五·一”假期,带着久违的期盼,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来到麻塘冲。我一眼就认出了当年我家的水田——“石榴树”。田边那棵老石榴树在初夏的阳光里沙沙作响。尽管树下的田是我家的,但岸上的树是舒姓人家所有。我们连牛都不敢拴在他家树上。那家女主人骂人很凶,谁都招惹

不起。然而,树是很善良的,我们劳累之余,在树下乘乘凉,打打瞌睡,树是非常慷慨的。我们一家很感念这棵树。石榴树的位置在山包的旁边,位置很偏,因而不在于土地平整的范围之内,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风从石榴树的田头飘然而过。当年父亲教我学耕田时蹲的田坝也还依稀犹存。

想当年父亲年老体弱,不能下田耕种,我接过父亲用牛的鞭子。父亲蹲在田坝上教我怎么开墒,怎么犁地,都是手把手地教。刚出校门的我,就是觉得“看花容易绣花难”,由于握“犁把”的轻重难以控制,导致铁犁耕入的深浅不一。牛累得直喘粗气,我自己的两只胳膊几乎也酸疼得抬不上头顶。

今天故地重游,旁边静静站立的石榴树显得更加苍老了。它用诧异的眼神瞅了瞅我,似曾相识一般。父亲和老水牛都已作古,那个田坝上留

## 曹青的诗

上山记

冬雨,雷  
香火摇曳  
上山途中  
道观湿透了  
道袍也湿透了  
把你紧紧捧在手心  
香炉里的灰还是热的  
乌云上面压着大石头  
石头上面覆盖青松翠柏  
在每个必经路口  
丢下片片黄叶  
鬼符样凌乱的枯枝  
没带毛笔,可印上一弯新月  
或者是那枚滴血的残阳  
红尘中还有多少凡心  
就释放多少魅惑  
天旋垂下刺目的闪电  
南天门古老的裂缝撕开又贴上  
迷雾重重啊  
头顶响着风铃的飞檐,夜观天象  
群星暴动  
仰起脖子就能够得着黑暗中飘荡的头颅

小 雪

黄昏,宫墙柳下剥鱼鳞  
远胜过妃子嚼冰

月光五钱,入夜  
梦断三更

油灯干枯  
帐房老先生蜷缩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  
整夜拨弄那些黑得发亮的算盘珠子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多了

可气象学毕竟年轻,唉  
蓝田玉暖。  
老屋风寒。  
新妇初寡。

京师——路遥  
雾太重

今日小雪,总理发  
财神正西  
贵神西北

出门记得加衣服  
去年这个时候  
母亲曾经这样反复叮嘱

秋日细语

江上清风是一个人的名字  
你说不认识,我也没见过  
一排水泥桥墩从江底长出来  
它们要长到不能开花结果的地方  
180米高的过江线塔也是  
虽然从不同的方向都能看到  
但高压线下且莫谈论灯光和光明  
黑夜与黑暗

长长的堤坝在凝固的江水边缓缓流淌  
在车轮下加速  
第三部轿车是这个秋天的第四块碎片  
我们在窗后等待,最后的面孔  
雷池排灌站说老未老  
说新不断  
合成圩,一片一片收割后的土地  
留在野外的水稻和棉花很快就会成熟

有时,碰见几头牛  
几十只羊  
在堤坝内侧低头吃草,有时  
抬头望天  
经过路甘分岔口,别往左拐  
也不要向右转弯  
去漳湖,也许  
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

一只黄鼠狼从挡风玻璃前的黑色柏油路面闪过  
没有惊慌迷茫  
这样的事只有在另外一条路上才能发生

下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哪个是我的,哪个是父亲的呢?

大女儿出生那年,家里添了人口,本该进土地,可是生产队一直拖延,母亲是个性急耿直的人,亲自上门找队长理论。闹得两家口角不和。通过母亲的奋力争取,终于在沿河边分得了孩子的口粮田。可老天偏偏不作美,那年大涨水,快成熟的稻子一夜暴雨,全部被河水收割了。母亲暗自不知流了多少泪。

我们弟兄仨分家那年,我们商议,父母年事已高,不让他们种土地,把他的“责任田”我们“三十一”分摊了。我们三兄弟每人每年给二老五百斤口粮。一生勤劳惯了的父母,跑到“团鱼凸”的山旁开垦出一块荒地来,居然还种上了棉花,打算做些零用钱补贴家用。父母去世后,三弟接管了父母的荒地,土地贫瘠,广种薄收了两年,栽了两行松树,也算是对得起当年父母的良苦用心吧!

从麻塘冲回家之后我不禁想:在我家乡,过去每人每年上缴的农业税、乡管理费杂项费税高达四百元之多,乡民们都寸土必争,视土地如生命。如今国家减免了所有的税收,还有补贴,为什么对土地却不屑一顾任其茅草肆虐蔓延呢?

麻塘冲之行,回家后心里莫名地荒凉……